



REGION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SERIES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SELECTIONS OF CRITICISM  
ON CONTEMPORARY  
CHONGQING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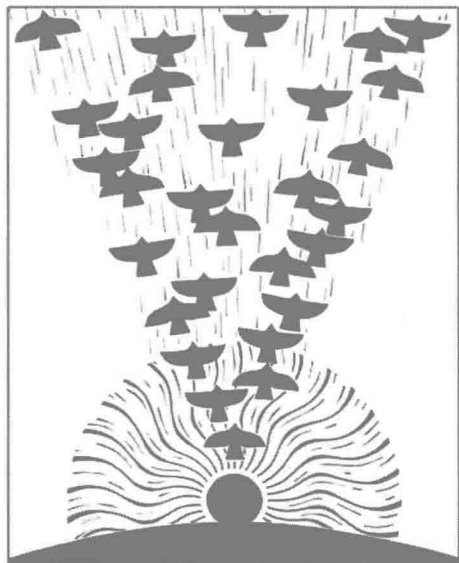
• 周晓风 / 主编 •

# 重庆当代文学评论选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REGION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SERIES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 周晓风 / 主编 •

# 重庆当代文学评论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当代文学评论选 / 周晓风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229-04726-9

I. ①重…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②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3515 号

## 重庆当代文学评论选

CHONGQING DANGDAI WENXUE PINGLUNXUAN

周晓风 主编

---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希之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刘沂鑫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39 字数: 617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4726-9

定价: 5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周晓风

编 委：张中良 程光炜 李 怡

周晓风 靳明全 郝明工

张全之 李文平 袁盛勇

杨希之 朱丕智

秘 书：凌孟华

## 编选凡例

一、《重庆当代文学评论选》系重庆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市级重点学科规划项目之一,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系统整理和集中展示。

二、本书所选重庆当代文学评论作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力图全面准确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文学评论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历程,从中总结重庆文学理论批评和重庆文学的发展规律,促进重庆文学理论批评和整个重庆文学的健康发展,为提升重庆文化实力和展示重庆城市形象发挥积极作用。

三、本书所选重庆当代文学评论作品,坚持遵循本土性、学术性和社会性原则,入选作者 1949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期间曾在重庆工作和生活,入选文学评论作品为公开发表且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文学评论文章。

四、本书所收重庆文学评论文章原则上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上起自 1949 年 10 月,下迄至 2009 年 12 月,入选作品只选公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文学评论著作限于篇幅不再收录。由于本书篇幅所限,一些有价值的论文此次未能收入,希望将来有机会补入。

五、本书所收文章除注释一律改为页末脚注外,其他文字悉依原文,未作改动。篇末附有作品出处和作者简介,以便读者了解。

六、本书所选重庆当代文学评论作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均征得作者授权同意,本书对此表示感谢。

# 目 录

CONTENTS

编选凡例/1

题材选择作家

——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殷 白/1

王群生小说创作散论/杨 甦/9

雨田诗的语言探索/石天河/18

“预言”(一)

——抗战文艺断想/蒋洛平/25

何其芳在重庆的三组杂文/林 彦/30

寥落晨星

——重庆女性作家片论/吴向北/37

形象思维是对世界的艺术掌握

——评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的依存论/苏鸿昌/53

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思考/苏鸿昌/63

现实主义与文艺家的思想武装

——与石天河同志商榷/李敬敏/74

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和文学/李敬敏/79

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结合

——当代世界文坛一股引人注目的新潮流/林亚光/83

方敬诗歌创作片论/刘扬烈/96

评“战国派”的文艺观/戴少瑶/107

文学创作中的题材问题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及其他/教 忠/119

大后方文学概论/苏光文/127

窒息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

——“形散神不散”异议/傅德岷/137

冯至与德国文学/杨武能/143

歌德与中国现代文学/杨武能/149

臧克家:新诗文体建设的重镇/吕 进/156

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吕 进/175

区域文化视角下的重庆文学/吕 进/180

“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不科学的命题/曹廷华/193

加拿大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蓝仁哲/201

冉庄山水诗及其评价/彭斯远/212

世纪之交的重庆儿童文学/彭斯远/216

现代格律诗无限可操作性/万龙生/222

再现历史风云中的英雄情怀

——评黄济人新作《重庆谈判》上部/老 谭/235

新诗形式理论中“顿”概念的渊源及演变/陈本益/241

全球化与区域文化和文学/杨星映/250

符号化人物群体的衰落及其当代文学意义/程地宇/254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思维走向/黄 良/263

梁上泉音乐文学创作的民间影响/赵心宪/274

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王泉根/290

《原野》简论/胡润森/305

区域文学刍议/郝明工/316

陪都文学与“重庆形象”变迁/郝明工/320

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石:进化论文学观/朱丕智/333

论中国“幽默”的理论形态

——兼论林语堂的“幽默”说/王定天/343

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战时性/靳明全/355

日本和歌与郭沫若早期诗歌/靳明全/360

土家族民歌的审美特征初探/黄 洁/370

- 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张育仁/379
- 话说“中锋”/毛 翰/390
-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王晓初/397
- 先锋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现象/董小玉/414
- 女性作家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困境/董小玉/419
- 从边缘到中心
- 词、曲、小说的文体变迁与知识分子话语转型/张荣翼/426
- 文学经典机制的失落与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张荣翼/444
- 当代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文艺政策/周晓风/457
- 世界文学、国别文学与区域文学/周晓风/469
- 从浩然现象看“文革”文学研究模式/代 迅/474
- 民粹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代 迅/479
- 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谢应光/491
- “荒原”之风:T. S. 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董洪川/498
- 梁平的诗歌世界及其建构方式/蒋登科/512
- 论九叶派诗歌的戏剧化追求/蒋登科/521
-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王本朝/535
- 论老舍小说文体形式的自觉与创造/王本朝/547
- 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韩云波/556
-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李 怡/564
-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李 怡/579
- “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
- 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支 宇/597
- 后记/613

## 题材选择作家

### ——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殷 白

当前受欢迎的有两类作品。一类是以勇闯禁区的题材和崭新的主题,震动时代脉搏,叩响读者的心弦。另一类则以情节的曲折多变,创新出奇,富于戏剧性、娱乐性赢得群众的喜欢。前一类有些作品难免说理多于形象的缺陷,后一类作品中,不无离开生活追求情节的偏向。

题材始终是重要的。创作要积极影响生活,帮助推动历史的前进,不能不有比较地(轻重缓急)选择题材。文学总是要讲点趣味,“寓教育于娱乐”(周恩来)。文学的教育意义总是与生活的美感交织在一起。融战斗精神与生活气息于一体,受思想教育与美感享受于同时,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毛泽东同志说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仍然是创作要努力奋斗的目标。四川作者周克芹同志的新作,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先后刊于四川内江地区《文学作品选》和重庆《红岩》1979年第2期),似乎是当前“百花齐放”之中,透露出这种努力追求的一个信息。

小说以1975年冬天,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推动下,长期动乱的国家出现一线希望的短暂时期为背景,择取四川农村的一个切面,写几个女子和她们年老固执的父亲,以及有关男女的生活故事。作者原计划写个中篇。一发而不可收拾,中篇结构演成了长篇。这是作者的笔不由己,是生活积累的触发,是创作酝酿的成熟,是文学诞生的规律。

作家不能无条件地自由选择题材。只有在你熟悉的生活领域里,才有选

择的完全自由。是生活形成题材,不是“题材”去找“生活”。作家选择题材,题材也选择作家。当代长于写农村生活的赵树理、柳青等前辈作家,就是这样被选择出来的。这个规律,早已反映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之中。

这是一条真正广阔的道路。周克芹正在这条路上跨出他自己的步子。

作者是五十年代的农村青年,曾有机会进成都的农业专科学校,那时候并不是“社来社去”,但是农村来的中学生却自愿回到农村。他怀着乡土之爱,回到生身养育之地,在父老姐妹兄弟之中,当队长,当会计,当不吃公粮的社干部。从青年到壮年,从农民到共产党员,从爱生活到爱文学。“做些吃些”,风风雨雨二十年。生活之路就是他的文学之路。

从这样的作者,我们可以期望听到农村的真实的故事。果然,他给过一些清新朴实的短篇,现在,又给了第一个经过精心孕育的长篇。

## 二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主要是许茂和四姑娘许秀云的故事。在许茂和许秀云的形象里,倾注了作者深沉的爱和同情,善意的鞭挞和光明的希望。

如果说许茂性格中的固执,触及了农民身上那部分旧的习惯和成见,那么在许秀云身上,这份传统的固执已转换为对习惯势力的反抗,改变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四姑娘和老汉的性格冲突,是两个都有掌握自己命运的顽强意志的人的冲突,势均力敌而最后女儿强过老汉。“吵架的结果,十回有十回是老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许秀云对生活、爱情、幸福这些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追求,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本质的趋势,因而她是强大的。她的决心和毅力终于高出老汉,也高出她的众姐妹和同辈男女。尽管她遭遇不幸,但并未被不幸压倒;她是柔弱的,但勇敢坚韧。她向前看,向往未来,希望不绝如缕,生命之火不灭。她勤劳而富于心计,艰辛而藐视困难。她一往情深,爱自己,尤爱别人。爱得热烈,爱得深沉。他对金东水的爱情,对小长秀的母爱,是阶级的深情,是人间配称伟大的那种献身之爱,它像茫茫冰原上的一股暖流,足以温暖一颗苦斗之中的战士的心。尽管作者笔下的金东水,正直有余,勇气不足(他毕竟是农村干部,不是那位乔光朴厂长),对她疏远得不近情理,对自己

矜持到近乎残酷。但生活并不证明他不需要她的爱,因而更显出她的爱情的坚强伟大。这种爱情对人生对社会的意义,只有经过人生坎坷,真正懂得生活,知冷知暖的生活的主人们,才能掂出它的重量。

老庄稼人许茂有他的第四个女儿那种对生活的认真,却固执着他独有的偏见。这个六十开外走回头路的老庄稼人,愈是回忆过去,愈认为自己的行为无可指责。他正是没有忘了庄稼人的“本”,蔑视人们把庄稼当儿戏,把集体的土地瞎胡弄,才精心作务他的自留地的。至于他在人们空喊“革命”,不管生产的“空隙里”,用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拼命地积聚钱财,也直认不讳,他说:“你们认为我这几年真的穷了吗?没有呢,我积攒着,悄悄存起来,为了是防着哪一天挨饿。”不用叫他回忆,他想得够多啦,何况“挨饿”的滋味记忆犹新呐!一旦他从“生活的教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就是固执的,顽强的。

许茂这个人物的确具有典型意义。他不同于他的前辈梁三老汉,他在新社会的创业史上,留下过光荣的记载。合作化年代的作业组长许茂,曾以领导生产,热爱集体,关心群众贡献了他的有为之年。他的走回头路,并非生活的必然。小说正是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它在中国土地上的出现,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误会。我们在许茂身上,回顾我们生活的航道上刚刚越过的那段恶浪险滩,幸运中犹有后怕之感。这是生活的真正教训。许茂的转变,也从这里开始。他主动和大女婿金东水和解,他把钱财分散给女儿们,是宣布同他固执的那条路线告别。他在正被拆除的大女婿的草篷前,情之所至,要把两个小外孙和金东水让到自己院子去住,更是一个光辉的决定。许茂老汉六十五岁生日,也许是他近年来过得最冷清的一个生日,但是他发现了自己,至少开始发现了过去十年中他损失最为惨重的东西是什么,预示着他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真正从生活中传出的可靠消息,也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 三

贯穿主线的许茂父女的瓜葛,一开始就被卷入葫芦坝一场政治斗争之中,因而使故事情节增加了曲折多变,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把更多的人交织进去。在葫芦坝小小的天幕上,映出了背景广阔,丰富多彩,诗情画意和惊心动魄的

画面。

作者只写了一个颇具能量的反面人物郑百如,加上一个热中于“四人帮”那一套的义务推销员齐明江(他本身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儿),这两位给葫芦坝撒下的雾罩,摆下的摊子,够人们摸索、收拾的了。于是,作者以巨大的热情,深厚的生活,细腻的笔触,来写葫芦坝人民。毕竟人民是更有能量的生活的主人。

金东水就是显示人民能量的一个形象。他尽管“倒台”了,却仍是党在农村事业的中坚,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希望。这不仅表现在代理支部书记龙庆凡事仍要去找他商量,讨主意,而且“靠边”的机会,使这位原支部书记得以好好思索一番,集中精力搞出一个重建葫芦坝的方案,一个雄心勃勃的符合实际的远景规划。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并不因为自己受的冤屈而躺下,他始终是站立着,坚持着,默默地生活、劳动和思考着。这样的干部,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确实到处都有,但也确实不易被人发现。从这个人物可见作者生活的功力。

龙庆始终和金东水站在一起,却起着金东水不能代替的作用。这是一个农村干部中非常可爱、不可缺少的形象。他心地厚道,但决不糊涂。在那些年月里人们称他“维持会长”,对他是似贬实褒的感谢之称。正是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惜委屈应付,搞点“两面政权”,才消掉一部分极“左”路线加给葫芦坝的灾难,使生产“维持”在一个不好不坏的水平。这难道不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份贡献?这是真正的“苦劳”呵!龙庆始终是葫芦坝社会主义阵地的第二号人物,决不是中间摇摆人物。这从以下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工作组齐明江不合组织原则地拉许琴入党,一向切盼入党但严肃对待的许琴,去与不去很为难。龙庆无可奈何地说:“老九咧,我看如今你也不必管这些那些了,反正到处都差不多,也不是就你一个。”但当纯洁的女青年决定不去时,这位代理支书的态度就斩钉截铁的了:“好吧,就这样,你是对的,不去才对头。”这个人物的内向清白的是非之心,岂可以同巧言善辩的“风派”人物相混淆?

但是龙庆同金东水比,的确有了差距。这两个患难与共的战友,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龙庆说:“现在而今,赶工作组在场,我倒又想辞职不干了。当初……你总说,情况就能好起来,可我就看不出什么时候才能好转,现在生产一年不如一年,社员不相信我们了。我成天在社员面前强装起笑脸,可心里

呢,直想哭。”

这是从一副热肠肚里倒出来的灰心丧气话,谁不同情?但是同情又有什么用?生活中需要强者。金东水回答:“老龙呀,还是打起精神来吧。群众缺吃少穿,生活困难到了极点,难道你忍心看着不管?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是你亲自参加的。共产党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如今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路上出了点问题,难道你这个拉车的共产党员就把这辆车子不管啦?现在没有轮到不叫你管的时候,你就得管!”

这是从燃烧的胸膛里迸发的炽热发烫的语言,简直掷地有声,多么使人心折呵!在“四害”横行,雨斜风狂的日子里,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靠金东水,也靠龙庆这样的好干部支撑过来的。

许琴的形象,看来作者有意给她笼罩了一层轻纱,让她在生活的晨雾里苦恼、向往、思考、追求。同是单纯的年轻人中,浅薄的齐明江总是学着官气,轻浮的许贞(七姑娘)总是一身俗气,生活竟是这样千差万别。而我们的九姑娘也难免于天真幼稚,但她认真思考,对生活虽然不解,还是要寻根究底。这大概也是属于所谓思考一代吧。

金顺玉大娘和吴昌全母子,又是作者从生活中掏出的两块瑰宝。母亲身上体现出农村老党员的可贵传统,始终具有群众所信赖的吸引力。儿子手里掌握着农村未来的钥匙,他以窥探科学之门的专心致志,以苦为乐的求知情操,大大丰富了农村生活的诗情画意。他和许贞的可悲的恋爱,他的耿耿痴情,到自然的冷却,是作者观察生活的不凡处,不把生活简单化的又一独到之笔。

还有三姑娘许秋云和她的男人罗祖华,是多么天生巧合的一对呵。外号“三辣子”的三姑娘嫉恶如仇又从善如流,心直口快又热心热肠,活生生画出了一个泼辣和善良融合的灵魂。她那心地厚实,多才多艺的男人罗祖华,又是多么可爱呵!小说用不多的笔墨,留下了这个聪明老实,自己很穷却又时刻念着别人的热心人的形象。可以使人感到,农村中有这样可靠的人而增加信心,更爱生活,更爱农村。我听作者私下说过:“有些人认为农民生活枯燥无味,其实,农民中的多数人,思想感情是异常丰富的,心灵纯洁得很,可爱得很。”读了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实在使人相信。

最后,不能不把我们的视线投向工作组长颜少春。这个出身农村的老干

部,在葫芦坝是以生活的一员出现的,尽管她是外人,而且新来乍到,但她不自外于生活,不当救世主。这和年纪轻轻官气十足的小齐对比之下,益加显出来了。她对农村工作是行家里手,对农村生活也是冷暖知心的人。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打开郑百如布下的迷雾,拆除小齐钻进的圈套,单刀直入,掌握到葫芦坝斗争中重要的一环。她不拒绝群众生活中的任何小事,在一切能起作用的地方起一个共产党员应起的作用。面对生活中的痛心现象,她常发一些精辟的议论,但终于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赢得了固执的老庄稼人许茂的心,“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这是他见过的所有共产党干部中最好的一个”。人民群众总是通过切身感受对事物作出评价的。那么,许茂老汉对工作组长的高度评价,也就不奇怪了。

“生活不是一潭死水,春风在人们心中荡漾,人民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这是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一九七五年冬天那个时期的生活的真实概括,也是小说的主题所在。大家知道,那个冬天的尽头,中国将面临一个大悲伤,大困难,大考验的时期,最终以伟大的“四五”运动开端,导致十月的胜利。扫除妖氛,涤荡大地,迎来灿烂的春天。

## 四

精心的结构,细腻的笔触,以及语言的优美,风格的清丽,发掘生活的深度和思想的新,表现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美,可以看出作者的认真努力和刻意追求。小说结构紧密。故事进展疏密有间,徐徐如诉、娓娓动听,犹如促膝谈心。往往前有伏笔,后有呼应,增加了形象的立体感。对农村景物的描写,极尽优美的笔墨,运用自然音色,给环境造出浓郁的气氛。但主要的还在紧紧抓住人物的刻画,多方渲染烘托。例如“不眠之夜”的一章里,写吴昌全同工作组齐明江吵了嘴,这本来是两个性格、气质迥然不同的年轻人住在一个屋里,早晚会发生的事。作者又添了一笔,写金顺玉那晚在许家院子住,醒来天不亮就要走,颜少春和许琴留也留不住。她说她梦见昌全和小齐同志吵架了,很不放心,得回去看看,“当真,我清楚我家昌全的性子。”这哪里是说梦哩,分明是这位对人有清楚了解,对生活处处留心的老党员心上的预感。这是在添写两个年轻人的性格,也写了金顺玉大娘。用梦来参与生活,是中国传统小说里常见

的,但这里是经过去芜存菁的一种新的运用。

对许茂这个人物的刻画,固然入木三分,写四姑娘、金东水也可谓力透纸背,真光烛人。请读读“连云场上”的许秀云吧,一个多么幽丽、清晰、晶莹剔透的形象呵!作者安排她以最温柔贴心的理由去赶场(给父亲扯缝皮袄的面布,替大姐夫金东水办给老丈人许茂生日的“礼兴”,给侄儿侄女扯布做裤衫),又让她在人声鼎沸的闹市,和他心上的也是对方最需要她的金东水父亲子女相遇。这个环境把她一向封闭着的感情的闸门提到了“危险点”,汹涌的狂澜要冲决而出了。正是这一束生活的聚光灯下,平素柔弱内向的女子,突然变得大胆、主动、果敢了。“许秀云在远远的街中间站了约几分钟,她在等待跳荡的心平静下来,等待那泉涌的泪水快一点止住(因为她看见了大姐夫脱下身上的毛衣在市场变卖),……她向他走了过去,勇敢地喊了一声:‘大姐夫!’”“她简直毫无顾虑,用那清澈明亮的目光直逼他的眼睛。”

这种晶亮勇敢的威力,使一向以冷漠避嫌的金东水进退两难了。这时,出现了他们生活中共同的冤家对头,正在得势的坏蛋郑百如,“当这个以胜利者自居的郑百如正要开口说一点什么有分量的话来时,许四姑娘却抢先跨到大姐夫身边,说道:‘走啊,老站着干什么。’”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令路人注目、世界震惊的特写镜头:

喧闹嘈杂的声音,车水马龙似的人群,这一切都远远地抛在他们身后了。这会儿,四姑娘感到: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们一行四人了。

在这连云场的街头,她手臂上挽着个布包,牵着小长秀,一旁走着长生娃,身后跟着老金。这个情景,可以说是一份宣言书,在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的家庭组织起来了!从此以后,葫芦坝上这几个被生活抛弃的人,又有了归宿。一场重建家园的艰辛而甜蜜的事业从今天开始!

四姑娘领着这支队伍,昂然走着。她既不显得羞怯,也没有表现出半点骄矜,更无所惧怕。她的目光平静得像一弯秋水,憔悴的双颊抹上层淡淡的红晕。

这一系列镜头的画外音,不仅有轻快抑扬的旁白,还运用了传统戏曲中的“帮腔”。这就是与故事并无干系的两个善意的旁观者母女的对话,绝妙地起

了配合情节,浓化气氛,渲染情绪的作用,挑逗起读者和小说中人物感情的共鸣。

读这些绘声绘色的章节,又像在看电影,看画,听音乐。然而这是文学,这就是文学的美。

如同作者无意把生活写得完美无缺一样,评论也无意把一个作品说得十全十美。例如,小说有些地方文字不够简练,遮掩了、分散了形象的视力。好比一尊雕像,尚有一些多余部分没有剔除,也像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还带着母腹的血痕。这是一般新人新作常见的现象。应该给作者以时间,应该等读者的议论。然后相信作者能把它打磨得更光洁,洗涤得更鲜丽。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的性格把握,更需要接受读者的检验,通过“百家争鸣”,连同对这篇评论,提出纠正和补充了。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4期)

殷白(1917—2008),本名张鹤龄,又名张惊秋,男,汉族,浙江海宁人,生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西南文联秘书长及《西南文艺》主编。著有《谈写作和阅读》、《殷白评论集》、《殷白作品选》等。

## 王群生小说创作散论

杨 魁

从1980年迄今,王群生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彩色的夜》,长篇小说《蓝宝石花》和《朋友,我爱你》等三部作品,洋洋洒洒,近百万言。尽管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有高低之分,文野之别,但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这位中年作家一种自觉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努力“发掘和表现生活的美”。因此,我想从这里出发,探讨一下作家追求的美的内涵及其表现形态,以及这种追求在什么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与其反映的生活内容相契合,将是不无意义的。

---

在王群生的小说世界里,不单是《朋友,我爱你》、《爱之淬》、《爱的归宿》(结集时更名为《诗的发现》)等直接以“爱”为篇目的作品中蕴含着爱的种子,其他的作品也莫不如此。可见在王群生这里,美的核心是爱,是小说艺术框架赖以支撑的梁柱。正是那些对生活 and 他人怀着爱心,对社会作出无私奉献,甘愿为社会进步和他人幸福作出自我牺牲的人们,占据了小说世界的中心地位。

于是我们看到,在短篇小说《彩色的夜》里,主人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犯的那个可爱的错误,表现了一个普通战士对革命事业的一往深情;在中篇小说《诗的发现》里,50年代的志愿军战士、80年代的锅炉工人李水金,经过痛苦的内省,终于为爱作出了最佳的选择;在中篇小说《奇妙的旅程》里,冲出叛乱分子包围圈的乐登州长与两位解放军文艺战士和一个即将分娩的解放军家属在宝成铁路上邂逅,结成了一个亲密的集体,他们那亲如手足的情谊,如一道爱